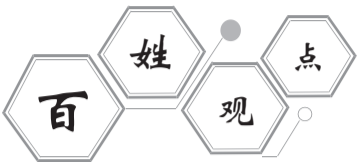


在“诗和远方”中涵养文脉



■陈凌

没有华美的舞台,没有绚丽的灯光,只是一尺方桌、一位读者、几封书信,却如涓涓山泉,沁人心脾,在荧屏内外,收获掌声无数。近期,一档旨在“用书信打开历史”的读信节目——《见字如面》,持续霸屏朋友圈。“有多久时间,没有提起笔来好好写一封信了?”节目甚至不断激发起观众提笔写信的冲动。

引发共鸣的,何止是《见字如面》。这段时间,同样被誉为“综艺清流”的《中国诗词大会》和《朗读者》,也以高而不冷的文化格调、温暖厚重的人文情怀,接连赢得超高口碑,捕获了一批又一批的“自来水”。典雅文化与大众娱乐的碰撞,不仅让观众得以在屏幕上邂逅诗和远方,更是引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集体回望。传统的文化形式,何以能够跨越时间的长河,即便历经岁月冲刷,却依旧能散发光泽、触动人心?

见字如面,睹物相思。有人说,感情波动不分孰优孰劣,再笨拙的一支笔,即使写出内心万一,也足够令人感动。确实,人的情感都是相通的,最能打动人的无疑是那份最纯粹的情感。就拿写信来说,作为私人内心话语的承载,一笔一画、一字一符,无不灌注着写信人的真诚。而字迹又往往能深刻写下写信人的性情,古人甚至有“尺牍书疏,千里面目”的说法,见信如晤,读信之人见字便能捕捉对方写信时的表情。字如其人,不加掩饰地将自己完整地展现在对方面前,正是这种纯粹和真诚,更令人神往。我们会被画家黄永玉给曹禺写的信所感动,恐怕就是“心在树上,你摘就是”的直白。而歌手蔡琴写下的“杨德昌,你怎么可

以就这样走了呢”,让人直叹“看哭了”,也正在于其真挚的感情。

如果说,信件是人们内心的琴弦,那么,声音就是撩动琴弦的拨片。正如《朗读者》的主持人董卿所言,“文字的背后是情感的承载,而朗读就是用最美、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情感、传递爱”。当普通夫妇对念起朱生豪的情诗,“不要愁老之将至,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”,我们很难说不感动于斯;当96岁高龄的翻译家许渊冲说到动情处,感慨“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,而在于你记住了多少日子”,我们心中也很难不起敬意。“将值得尊重的生命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,如一股清风唤醒了大众许久未被触摸的文化脉搏。”这样的评价,也足以道出这几档文化节目受观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:并不在于怀旧,而在于真情实感。

饱含书卷气,是这几档综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。人们常说,腹有诗书气自华。文化素养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。曾经有人问道,“为什么要学习古代诗词?”一个得到最多点赞的答案是这样回答的:举个例子,当看到天边飞鸟,你会说: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。”而不是:“哎呀,好多鸟。”当你失恋时你低吟浅唱道:“人生若只如初见,何事秋风悲画扇。”而不是千万遍地悲喊:“蓝瘦,香菇!”更重要的是,随气质改变的,还有人的精神生命。经典之所以为经典,传统文化之所以能散发恒久魅力,就在于它能滋养心灵,扩展精神疆域,是我们抵抗庸俗的利器。而这,恐怕正是“综艺清流”走红的另一个原因。

很难说,这几档节目受到热播,就意味着综艺节目的格局就此改变。但至少证明,诗和远方并非非博物馆里的陈列品,传统文化更非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。只不过,传承文脉也需要大众传播的载体。“每个人都需要了解和思考自己以及所处的世界,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生命的价值,很多体验若不能亲历,就会期待在别人的故事里找到启发和依据”。《见字如面》导演关正文的总结,大概也是人们内心的呼唤吧。

擦去留守儿童“眼前的灰黄”

■莫洁

2月21日,为期40天的2017年春运结束。对于留守儿童来说,这意味着短暂的天伦之乐结束,生活又要照旧。“爸爸爱你,但我又必须要离开你。”近日,外出打工的一对父母写给留守儿子的一封信感动了很多人。

为了生存或更好的生存,不得不骨肉分离,没有情感慰藉和父母保护的“被留守”儿童,就这样成长在有各种隐患的环境中。留守儿童遭遇意外伤害等新闻并不鲜见。“没有红,没有绿,眼前只有一片灰黄”,一位留守儿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。

基本没有什么卫生的概念和习惯,害怕和陌生人说话,不会也不懂得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,性格孤僻自我封闭,无法管理自己的情绪更遑论接纳自己……借由一档情感观察秀节目《闪亮的爸爸》(第二季)的摄像机镜头,留守儿童“成长的烦恼”得以直观呈现。令人难忘的一幕是,参加情感观察秀的嘉宾给学生上课,让他们画出自己最爱的一位亲人。有的孩子画着画着就大哭起来,长期缺乏情感依靠和亲子教育让他们找不到情感的宣泄出口,亲人故事哭诉中满溢的孤独苦闷和对亲情的渴望,让每个观者久久不能平静。

不独同情和悲悯的情愫,在更深层面上关注、爱护留守儿童,已经成为社会共识。作为一档综艺观察秀,《闪亮的爸爸》选择将焦点对准贫困地区的乡村教育和留守儿童群体,“慢”下来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

和成长痛点,为他们与父母之间建立心的沟通桥梁,这种现实关照和人文关怀是社会共治的鲜明注脚。

没有爱与希望的浇灌,错过了每个孩子的萌芽期,恐怕收获的就不仅是“花自凋零”了。一档节目可以把现实推到台前让人关注,也可以激发起更多向度的公共讨论和帮扶尝试,但要还留守儿童正常的童年和青春,仅靠一档或几档节目的关照和公众同情的眼泪,显然是远远不够的。

让儿童不再“被留守”,让关照国民基本需求的制度提升到社会共识的水位线,各级政府责无旁贷。在政府资助下,更多像拍摄地云南泸西县城子村小学那样的新校舍拔地而起,但构建严密的责任制度、激活补偿机制、提供充足的教育保障等更有力行动,还要加速再加速。

再全能的政府,也有力所不逮、触及不到的角落和末端。填补治理空白,有赖于一些成熟的社会组织和民间力量发挥作用。据了解,借助“互联网+”,支教平台的建设在如火如荼地进行,吸引更多有爱心和才干的年轻人加入支教行列。对于留守儿童来说,相比物质的捐助,心理疏导与情感交流、精神培育与文化滋养的需求更为紧迫和重要。如何通过社会协作创新途径,对留守儿童展开心灵看护与调适,需要投入更多思考。

“心灵的留守”更让我们揪心。同在一片蓝天下,希望这些孩子能同样享有幸福快乐的童年。多一些真挚平等,多一些实际行动,给留守儿童更多关怀与温暖。



画中有话

禁止携带入境!

中国海关

无法过关

一件迟到的入境行李,拆开层层包装,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完整的羚羊头盖骨。除查获的这只羚羊头盖骨外,厦门海关还在该入境旅客行李中查获大量豪猪刺。这是厦门海关首次在入境旅客行李中查获此类物品。

厦门海关提醒入境旅客,根据我国有关禁止携带、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名录等法规,动物头盖骨、羊角等属于未经相关机构审批许可,禁止携带入境的物品。此外,相关规定禁止携带入境的类似物品还包括动物的皮张、毛类、蹄、骨、角类及其制品等。

新华社发

自虐与丑化

言者有意

■曹新旺

2017年春节已过,观看各大卫视今年晚会的小品、相声等语言类喜剧节目,笔者发现有些节目堪称自虐式喜剧。

君不见,为了博得大众一笑,几筒芥末生吃掉,直呛得眼泪横流,一口气灌下几瓶啤酒,直呛得吭吭喘气等等,不胜枚举。观众对这种近乎出“洋相”的表演,被动地哈哈一笑。

看着这些自虐型的“喜剧”,笔者真有些笑不出来。这让我想起了大街上的一种现象:现在大街上有一种自虐型的“乞丐”,严格来说,这些人称不上“乞丐”,因为他们四肢健全,是故意把自己伪装成“乞丐”,把自己的胳膊或腿捆绑起来,穿上破烂衣服,再把脸上弄得脏兮兮的,装扮成残疾,或跪在大街上,或在地上用工具爬行着,让人看着很是“可怜”,以撩拨路人的怜悯之心。这种硬拉别人来怜悯的自虐式作法就有些类似泼皮无赖逻辑了:“我都把自己作践成这个样子了,你还不掏腰包,也太没良心了!”

如今有些喜剧作品是不是与之有类似之处。笔者没有研究过心理学,不知自虐者是一种什么心态。但笔者想凡自虐者,目的都不是和自己过不去,总是于别人有所求,那种自虐式的喜剧说起来也挺可怜,把自己都自虐成那样了,不就是博得观众一笑,况且有些观众看后一身鸡皮疙瘩,不但不笑反而心中难受。我们有的演员演技早已是捉襟见肘,演出中只是靠自我形象的丑化加插科打诨,来博人廉价甚至是怜悯的一笑。这和自虐有异曲同工之妙。陈佩斯、朱时茂的喜剧小品堪称经典之作,但很少看到他们

有自虐式的东西,而是靠一种肢体的语言、一种假设让人忍俊不禁。再有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喜剧大师——卓别林。他的喜剧之所以出类拔萃,是由于他的喜剧不管是镜头的设置、演员的多才多艺,还是情节的紧凑,主题的深邃,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准,绝不仅是主人公的出乖露丑和自虐。

丑本身并没有审美价值,比如自虐的“乞丐”。但艺术表演中是常常刻画丑的。对反面人物内心或外表的丑化,为的是衬托正面人物的美;对有的艺术形象外表的丑化,是为了衬托他内心的美,比如《巴黎圣母院》中的钟楼怪人,《美女和野兽》中的“野兽”他们的形象很丑但内心很美。而卓别林创造的夏尔洛也绝不是伟男子:一个一文不名的流浪汉,还时不时作绅士态,酸溜溜的,但这使他的正直善良,及对人的尊严的追求更感人。如果我们也能够如此细致入微地刻画一个外表丑陋,然而又会使人发自内心地“爱”上他的艺术形象,那绝对是艺术的精品。法国雕塑家罗丹有件作品《欧米哀尔》(老妓),很丑,以致有些女人以手遮眼,不愿意看。但作品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,它把生的追求和死的哀鸣统一在这个老妓身上。当年同罗丹在一起工作的葛赛尔用一句话来形容,叫做“丑得如此精美”。

艺术中表现美相对容易些,表现丑就难多了。如果不能丑得“精美”,就难免流于粗俗。粗俗就会使人浑身难受。喜剧中的粗俗、自虐和自我丑化就是胳膊人。再看看我们当今的相声、小品等喜剧的表演中,有的就是拿自己的搭档“开涮”,或靠说反话等来料“包袱”。类似的“窘境”、“倒霉”、“尴尬”中的挣扎和解脱,毫无审美价值,这就和街上把自己弄残了的“乞丐”一样,只凭自虐来讨赏。当然,演员讨的是掌声和笑声,这本无可非。但靠自虐和丑化来获得掌声和笑声是行之不远的,更谈不上什么经典和出什么大师了。有时观众给的掌声和笑声也是被胳膊强迫式的,这种自虐式的喜剧形式不要也罢。